



故事会

灯 光 明 亮

秦皇岛市文教局创作组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封面设计：吴建中

灯光明亮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9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3}{4}$ 插页 2

1976年3月北京第1版 197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351

定价 0.31 元

目 录

让革命故事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代前言)

.....中共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委(1)

灯光明亮.....白启友(6)

值班主任.....张禾田(20)

登讲台.....王景林(31)

风雨潮标站.....中 洲(41)

焊花异彩.....马凤翔(55)

长征路上.....岳 展(67)

花红峪的年青人.....耿笑燕(80)

新媳妇.....耿笑燕(92)

严师傅.....赵焕国(99)

青苗茁壮.....尹希树(110)

争 夺.....蔚光远(120)

三燕闹海.....陈维滨(132)

为革命编讲故事.....王景林(142)

让革命故事更好地为 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代前言)

中共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委会

针锋相对，主动进攻

革命故事，是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锐利武器之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以及目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有力地荡涤着封、资、修的污泥浊水，促进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干部进“五·七”干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政治夜校等等，欣欣向荣，叶茂花红。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产生着。阶级斗争，仍然尖锐、复杂、深刻地继续着。这就使革命故事的写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战场广

阔。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好更快地战胜那些老朽的旧事物，使资本主义复辟的迷梦，永远成为泡影。

我区的两千六百多名故事员，就是在斗争中成为思想战线上的轻骑兵的。他们经常活跃在田间、地头、街道、场院、车间、班组、课堂、校园、俱乐部等公共场所，针锋相对地编讲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故事。这些革命故事，不仅抵制了坏书、坏故事、坏戏、坏歌曲的流传，而且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灭资兴无的斗争。正确的思想，变成了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灯光明亮》、《登讲台》、《花红峪的年青人》、《新媳妇》、《青苗茁壮》等，就是从我区近年来创作的几十篇革命故事中，精选出来的。这些故事，都从不同的侧面，歌颂了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为逐步削弱资产阶级的存在和再产生的条件，多方面使劲，起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加强革命故事员队伍的建设

建立一支革命化的业余的革命故事员队伍，是保证广泛、持久地开展讲革命故事活动的重要条件。

故事员是教育人的人，我们要求故事员要政治思想好，劳动好，作风好，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

革命运动中选拔。现在,我区广大故事员,多数是青年工人、农民中间的积极分子,他们既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又是阶级斗争的战斗员,又是生产斗争的骨干。这样的故事员,群众拥护,他们讲的故事,效果也好。去年,高建庄公社在批林批孔运动和“农业学大寨”高潮中,又选拔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当故事员,使村村、队队都有故事员。为了起模范带头作用,有的基层干部主动当故事员。

要培养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当故事员。知识青年热情高,有朝气,有文化。去年区里培训的故事员,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户远寨公社后七星寨二队党支部,主动把三名下乡知识青年送区里培训。她们回到生产队,一面劳动,一面给社员们讲革命故事。这些知识青年,成为故事员队伍的一支新生力量。

也要改造某些讲旧故事的人当革命故事员。在群众中讲旧故事的有两种人。一种是阶级敌人,这是极少数,他们利用讲坏故事,腐蚀群众,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少数群众,他们觉悟不高,宣传了某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对阶级敌人坚决打击,对讲旧故事的群众,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提高他们的觉悟,动员他们为革命讲故事,讲革命故事。这样做,他们个人受教育,群众也满意,既充实了队伍,又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

故事员要不断培训,借以提高他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革命的觉悟和讲故事的水平。要利用农闲季节和业余时间,由区集中或由厂、公社、街道集中,组织他们认真

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提高他们讲故事的能力。我们每次培训，都用典型引路。去年十月，区里培训故事员时，总结了一些优秀故事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向革命样板戏学习编讲新故事的经验，对大家就很有启发。

我们体会到：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故事员队伍，也是有斗争的。只有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政策，不断加强革命故事员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才能使这支文艺新军茁壮成长。

发动群众编写革命故事

广大工农兵积极参加讲革命故事活动，编写了一些较好的故事。为了紧密配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满足群众要求，我们一面编讲革命样板戏和选讲外地的革命故事，一面化大力气组织故事员就地取材，编写新故事。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编故事，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文化的编，没文化的也编；编文字的，口头的，成篇的，小段的，都可以。这样，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出现了好的题材，好的情节，好的语言。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作者选题材，集中生动情节和精粹语言，编成故事脚本。街道妇女故事员，多数文化低，家务忙，她们用口头编了一些新故事，不但推动了当前的中心工作，还

为编写故事脚本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情节和语言。发动群众编的故事，尽管有些还不成熟，但总的说来，它的主题鲜明，情节生动，生活气息浓，语言有味，受到群众欢迎。

在普遍发动故事员编故事的基础上，适时地抓提高的工作。革命故事是文艺作品。我们提出群众性的编故事，不能停留在口头故事、小故事和真人真事上，还要思想性艺术性尽可能完美统一。我们组织故事员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提高认识，明确编故事要强调写思想，写路线，写冲突，同时，也强调要有故事性。

我们鼓励专业文化工作者同故事员结合，向故事员学习。要敢于编写新故事，不要怕犯错误，有了错误，改了就好。同时，注意大胆使用他们，尊重他们的意见，给他们编写新故事提供便利条件。

革命故事，具有民族的优秀的艺术传统，又有强烈的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决心继续认真地抓起来，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让革命故事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灯光明亮

白启友

大营庄的贫下中农有个习惯，每当吃完晚饭都往大队部看。他们看啥呢？是在看政治夜校的灯光。这灯光比钟表还准，一到那个钟点，唰的一下准亮。灯光一亮，人们的心里也亮，整个大营庄都显得通明锃亮。

灯光为什么会这么准，又这么亮呢？这和掌灯的人分不开。

掌灯的人眼下有两个，一老一青。老的叫李老明，是原来大营庄的支部书记，都六十开外了，仍然满面红光，腰板硬实，说起话来铜声铜气，一双大眼，惯于辨风识浪。他现在主动担任大队的饲养员，看管大队的半拉子家当。每天到时候，就是他开的灯。年青的叫高永亮，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儿，四方脸盘，说话稳实，办事快当，对错误的东西，敢争敢斗，是文化大革命中纳新的党员，是老支书一手提拔起来的接班人。现在担任支部书记。

每当灯光一亮，准能看见这一老一青的影子。他们在为全村的大事操劳着，忙碌着。广大社员感到心明眼亮，这也是原因。当然，村里也有那么一个人，灯光一亮，他准皱

眉头，躲进黑影里去。

一年多来，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飘飘，政治夜校的灯光准亮。在灯光的照耀下，大营庄去年粮食产量连闯两关，上季过“黄河”，全年过“长江”，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一传下来，政治夜校的灯光就更加明亮了。李老明和高永亮两人带头认真学，认真用。社员们也都发愤读马列、毛主席的书，决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搞清楚。

这一天，李老明和高永亮两人都要到县城去开会。县城离大营庄四十里路。李老明怕开完会，赶不回来，耽误了开灯，临走时一再嘱咐支委李老万说：“老伙计，你一定记住这件事，按时开灯！”李老万大大咧咧地表示：“你们放心走吧，没问题！”

两人开完会，天快黑下来了，李老明放心不下，对高永亮说：“咱俩骑车快走，你老万叔事情一忙怕误事！”高永亮答应了一声：“好！”自行车就象风火轮一样飞开了，李老明在后紧追不舍。高永亮毕竟年青力壮，只一个钟头，就赶回了大营庄，离开灯还有一刻钟，李老明紧赶慢赶，赶到大营庄正好是规定开灯的时间，“啪嗒”一声，照样是他拉亮了这政治夜校锃亮的灯光。

两人就在灯下谈起来。高永亮指着学习文件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大叔，你对这话是怎么理解的呢？”

咱村今年大丰收以后,又有哪些表现呢?”

李老明眨了眨大眼说:“永亮,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捉摸多时了。今天的学习经验交流会,更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咱们虽说是公社化了,但是个体生产的残余还是有的。再说,咱们这些人原来也都是个体生产的农民,小生产者固有的特点,私有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习惯势力等等,都会顽固地牵着咱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往邪路上跑的。所以,咱们就要加强学习,大敲特敲这个警钟哪!咱村大丰收了,又成了先进单位,按理说,咱们应该更好地奋发图强,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可是有些人并不这样想,老是暗底下打算怎么沾光,怎么使自己的小家庭更肥得流油一点,不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那个方面损害集体。一些投机倒把行为比较严重的人在里面打头阵。个别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煽风点火。这难道不是值得咱们严重注意吗?”

高永亮立即高兴地接了过去:“大叔,你这个分析好,和我的想法是相同的。所以,咱们就是要学理论,抓路线,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毛主席教导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们要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往机械化的路上迈一大步。这样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生产更发展了,集体经济更巩固了,这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配合起来,就可以使小生产者固有的特点逐渐消灭掉。你说呢?”

李老明听到这儿,一双大眼都兴奋得放出光彩来了:

“永亮呀，你这个想法有道理。咱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阶级斗争，不能放松对社员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同时，在生产上也要有雄心壮志，要带领社员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面貌。目前咱队虽说有了一点农业机械，但水平还低，眼下迈大步是时候了。只是买一辆拖拉机，得花一大笔钱呀，这从哪儿来？”

“咱自力更生牵铁牛！现在离春耕播种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安排好劳力，一部分在家搞农田水利，一部分上山集体搞副业，打石头，支援国家建设，是可以做到两不耽误的。到时候，这笔收入就是一个可观的数目，不够，再从公积金里抽一点，我看也就差不多了。这叫做从山上牵下铁牛来！”

“好！好！”李老明连声赞同。

两人正说到这儿，李老万不紧不慢地进来了。

李老万也是五十四、五的年纪了。当年大营庄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打日本鬼子，李老明是民兵队长，他是队员。李老明为八路军跑“交通”，在敌人窝里来回闯，他也隔三插五帮着使劲。他的年岁尽管比李老明轻，可是思想却和李老明差一大截。特别自公社化以来，对新生事物往往看不惯，想不通，为这事，人家还送给他一个外号，叫“老慢”。

李老万一来就忙不迭地抱歉说：“老明哥，这开灯的事我是记住的呀，都是钱四这人缠住我没完没了的叨叨，就耽误了！”

李老明一语双关地指出说：“这么说，你还是对旧人旧事有兴趣，对新人新事没感情呐！”李老万只好坐在一边不吭气。高永亮就把刚才两人的谈话，大致和他说了说，并且热情地想听听他的意见。

想不到李老万沉默了片刻，敲敲烟袋锅，就慢声慢语地说开了自己的不同想法：

“你们老是把村里的事看得那么严重，这也阶级斗争，那也阶级斗争。大丰收了嘛，社员们忙忙自己的小家当是应该的。到山上或者在自己家里搞点小副业拿到集市上去换点钱，这也算不了啥。这就算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我看没那么严重吧！”他转了转眼睛，又继续说：

“咱庄里大骡子大马大胶皮轱辘车已经好几辆了，我看种地也够使的了，还要牵那铁牛干什么？听说这玩儿一辆就是上万元，这是能轻易弄到手的吗？再说，咱大队山坡地多，这铁牛能上山？我平常听说它在大马路上跑，尚且要翻到沟里去，这要是从山梁上翻下来，稀里哗啦，压伤人不说，这万把元钱不是白扔了吗？我看不用费那个事了！……”

李老明听了这一片弯弯理，正想反驳，只见社员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上学来了。

高永亮就和两人商量说：“咱党内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现象。今晚社员们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咱们索性把这些不同看法，都交给群众议论议论，人多热气高，见识广，三掂两掂准能掂出好主意来！你们说呢？”

李老明哈哈一笑，表示同意；李老万闷头抽烟，也不反对。

隔了一会儿，社员们除个别的外，基本上都到齐了。在明亮的灯光下，高永亮就领着大伙先逐字逐句把毛主席的指示学了一遍，接着就发动社员敞开思想来议论，还把刚才的不同意见也当众摆了摆，作为开头。

谁知这一开头不要紧，群众的议论就象满满一水库的水，打开了闸门，奔腾咆哮，拦都拦不住。有小伙子们激昂慷慨的发言，通，通，通，就象打机关炮；有姑娘、媳妇们条条有理的分析，格，格，格，就象扫机关枪；也有老头们稳健而有风趣的议论，轰，轰，轰，就象不时扔出的手榴弹。

在这一片炮火中，李老明是越听越对心眼儿，因为许多发言都是对资本主义这座顽固堡垒展开了面对面的进攻；李老万是越听越泄气儿，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只有那么少数几个，有气无力地唱着差不多的调子。但是李老明也好，李老万也好，思想上的闸门也都因此打开了。庄子里几十年来的斗争事迹，也汇成一股洪流，奔腾咆哮，涌上心头：

二十五、六年前，大营庄解放了。为了巩固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李老明、李老万等一批贫雇农的骨干，在这间房子里点起了一盏豆油灯，学习了《土地法大纲》，在党的领导下，分了村里大地主李霸天的地和房。扛大活的翻身作主把家当。那时候，李老万跟着李老明，一个心眼闹革命，刀山敢闯，火海也敢奔。

二十二、三年前，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在这间房子里，李老明、李老万等一批贫下中农的骨干，点起了一盏煤油灯，商量着办起了互助组和合作社，誓为革命多打粮。那时候，李霸天虽然挨了斗，但是人还在，心不死，幕后煽阴风，点鬼火。阶级斗争象惊风险浪。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和雨，有人变富有人穷。李老万家土改时分得的七、八亩地，由于抗不住天灾和人祸，又卖去了好几亩。那时候，李老万跟着李老明天塌下来双肩顶，地陷下去不皱眉。

十六、七年前，也是在这间房子里，李老明领着大伙点上了一盏大汽灯，欢天喜地地办起了高级社。土地再也不分你的我的，都归大集体来经营管理了。几千年来土地私有这件破衣烂衫已经为社会主义这个棒实的小伙子所挣破，不能再穿了。他们穿上了集体化这件合身得体的新衣。那时候，李老万就有点勉强了。他觉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农民的努力目标，何必要把土地、牲口都归集体。他入了社，也是心里不踏实，和李老明在好些问题上，已开始捏不到一块堆了。那时候，高永亮只有十来岁，在这间房子里为李老明点上小马灯，提着走在前面，爷俩一起到集体的牲口棚里、保管室里和仓库里去查看。爷俩的心，从那时候起，就和集体的兴旺发达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也是在这间房子里，电灯亮了！李老明领着大伙在明晃晃的电灯下，学习

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合计着办起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那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使集体农民有条件改天换地变山河。那时候，李霸天虽然死了，但是他那在城里教书的儿子李金贵，由于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被划为右派，遣返家乡劳动改造。这家伙照样不老实，在庄子里兴风作浪。李老万家的日子已经好起来了，新造的三间大瓦房，看着舒心，住着舒适，他觉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再那么不断革命哪里是个头！他和李老明共同敲一盘锣鼓，一个要慢一个要快，总是敲不到一个点子上去了。从那时候起，庄子里也有少数人愿意找李老万谈，但那是一些一心想走回头路的老中农和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的思想在很多时候总是落后于形势了，“老慢”这个外号就是这样来的。

从这以后，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还有如今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大营庄是一步一层天。李老明昂首阔步走在前面，李老万则常常要有人在背后猛击一掌才能前进。

.....

今晚的学习会开完了。社员们唱着歌，说笑着往家走。李老明和李老万两人也一前一后走出来。李老明这时一个心眼想的是怎样帮着高永亮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好地开展起来，领着社员们继续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李老万这时七上八下想的是自己怎么办？在新形势下，是慢吞吞地掉在后面还是快步赶上？

政治夜校的灯光暂时熄灭了，可两人心里的灯光还明